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四十九回 鄭亨爭將當先喪律 景隆克帥落後褒封

濟南一府，管轄三十六州、縣，是最有名的大郡。那傳染瘟疫的地方，共有二十九處。鮑姑遍處救療，兩月有餘，方得告竣。回到宮內，時曼師等五人皆早已歸來了。鮑姑把何仙姑取回棕蓑情由說了一遍。曼師道：「我回來時，見泰山腳下坐一老婆子，指著我說：『這個仙姑是假的。』我就說：『這老婆子也是個假的。』大家一笑，就向我討了剩的棕針兒去。」素英、寒簧、公孫大娘、轟隱娘齊聲道：「怪不得我們路上回時，有個病老婆子，說他一家有若干人害病，剛剛與我們剩下的棕針數目相符，都被他討了去。原來也是仙姑化身了。」月君道：「這是仙家至寶，如何肯留下？今日黎民得以更生，皆大真人之力也。」遂即望空拜謝。古語云：「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；凶年之後，必有疾疫。」其年雨暘不時，又是歉收，靈蓑雖是仙丹，也有沒福分沒緣法，偏偏不湊巧遇著的，也死了若干。閒話休題。卻說燕地災荒，止有三年，建文十年十一年，卻是大稔的。探得濟南凶荒如舊，又有蟲災、疾疫，李景隆就密奏燕王，請平濟南。燕王大喜，於建文十二年春二月，召集文、武百官，諭道：「邇者天心眷朕，連年豐豫。乘此天氣融和之日，正宜掃清妖寇，鞏固皇圖。爾等文官，其各敷陳方略；武官均行戮力疆場。誰能身任其責者，朕不惜茅土褒封。」李景隆即出班奏道：「臣屢次遣人探聽，妖人兵死於疫，民死於荒，乃大亡之日。微臣不才，願率兵前往討賊，剋日蕩平，以報聖恩。並請敕奎道人為護軍，破其妖法。則烏合之眾，不難一鼓而殲也。」有原任密雲指揮，降燕以獻城功爵封武安侯鄭亨奏道：「從來邪不勝正，那怕他妖法！微臣不須奎道人幫助，乞陛下撥精兵三萬，誓必生擒賊首，獻俘闕下。」二人爭執起來，皆願立下軍令狀。

燕王道：「你二人皆有將才，朕當並用。看誰應先往，就在朕前闕定。」鄭亨闕得先字，心中大喜。燕王隨加封大將軍職銜；並命武康伯徐理之子徐海、應城伯孫岩之子孫爰為副，番騎指揮童信、薛鹿為先鋒使；撥兵三萬，令其先進。又命李景隆道：「汝可協同奎道人，帶領精兵二萬五千，隨後紮定寨柵，為遙應之勢。如鄭亨奏捷，汝不得前進爭功。如鄭亨有虞，可星夜赴救；一面奏聞。朕即撤回，並將前去兵將，總著汝統領。」二人頓首受命。燕王又罵諸文臣道：「爾等食君之祿，但知保戀爵位，及至臨事，都像上偶一般，嘿無片言。足見這幾篇爛時文中的舉人進士，是全不中用的。汝等每日所辦之事，皆胥吏所優為，要這些咬文嚼字的何用？」

諸臣面面相覷，俯伏請罪。

燕王叱退諸文臣，密諭鄭亨道：「武定一州，乃青齊之門戶。今彼重兵卻全在濟南，是賊不知所守也。兵法云：『攻其所不守。』朕今令齊王高煦，率兵出德州以牽制之，使彼不敢來救。勝則合攻濟南，易如覆巢耳。」鄭亨奏道：「陛下指授真神算也！」燕王即命欽天監擇定出師之日，整頓糧草，揀選兵馬。先是鄭亨前進，攻取武定州。李景隆又隔了兩日，始行發兵，日行三十里，故意落在盡後。

這個信息，已星飛報到濟南闕下。月君乃會集文武計議。

呂軍師奏道：「兩日探報燕將是鄭亨、李景隆，先後進兵，隔著三百餘里。二將並用，定不相能，可以計破。獨是德州三岔道上，又有高煦駐紮，牽制我師，返為勍敵。必須分兵交應。」

說猶未畢，高軍師隨奏：「臣料燕兵不敢進攻青州，必先加兵武定。臣願前往迎敵鄭亨，當彼一面。」呂軍師：「如此極妙！少司馬此去，相機而行。若易破即破之，直逼景隆之寨；若有互相持定之勢，待我殺退高煦，卷甲襲之，鄭亨必然大潰，然後合兵進戰。景隆堅子，魂膽先禱，直如破竹耳。」諸大臣皆服。月君獎諭道：「軍師之計甚當！救兵如救火，其星夜調發，勿使有警邊圍。」隨退朝回宮。

次日黎明，兩軍師赴演武廳，諸營將士皆會齊聽點。高軍師的六員上將是：

瞿離兒，雷一震，卜克，楚由基，郭開山，孫剪。

呂軍師的六員上將是：

小皂旗，曾彪，劉超，阿蠻兒，董彥，葛纘。

餘皆留守京師。大將軍賓鴻進稟道：「兩軍師今臨大陣，何不用著末將？」呂軍師道：「京師為根本重地，非將軍與董將軍老成練達者，不可留守。自宜後生輩效力疆場耳。」賓鴻又稟道：「小將有子賓鐵兒，年方十九，膂力武藝，卻也與小將差不多。願隨董小將軍，同作前驅。」呂軍師道：「將軍既有令子，可與董小將軍便為先鋒。」賓鴻大喜，隨呼鐵兒上前，參見二位軍師。看那小將軍，真個英勇！有詞為證：

面如黑漆，眼若玄珠。面如黑漆，內含精彩，灼灼生光；眼若玄珠，外露神威，閃閃流電。方頤闊額，比呼延灼只少二部鬚鬚；身強力猛，較焦光贊尚有幾分肝膽。頭帶生熊皮萬字將巾，體掛熟銅片千鱗戰甲，手持欺霜賽雪潑風刀，腰懸截鐵斬銅繞指劍。

賓鐵兒橫著大刀，向上聲喏，如半天起個霹靂，眾軍皆大驚。阿蠻兒一躍至前，把手中大刀擲於地下，向軍師道：「小將願與他比試刀法。」賓鐵兒隨手把阿蠻兒大刀提起，等個輕重，覺道比己的輕些，就列個門戶，把潑風刀輪動，大呼道：「你來，你來！」阿蠻兒搶起大刀，踏進一步；賓鐵兒側身一轉，就便交鋒。劉虎兒即輪動青龍僵月刀，平空一隔，橫進身子攔住道：「不許，不許。」賓鴻亦上前喝罵鐵兒。呂軍師亟呼至台邊，飭誡道：「諸位將軍，一心為國，皆我股肱，難為彼此，不爭爾等斷並。則是未殺敵人，先傷了自己手足，有這等好勇無知麼？」董彥呆道：「快來！同向軍師前請罪。」於是劉虎兒一手拖阿蠻兒，一手拖著鐵兒。大家朝上聲喏告罪。軍師又誡諭了幾句，賓鴻又令兒子呼阿蠻兒為兄，拱手相笑，方各歸隊伍。二軍師點兵已畢，各統一萬五千健卒，分道而進。

且先說高軍師，統率部下到武定州時，燕軍才出上谷郡，遂便離城四十里，按五行陣法，列著七個營寨，厲兵秣馬以待。

至第三日，燕兵將近。郭開山請率一軍擊其先鋒，殺他個下馬威，高軍師曰：「勝則固好，倘有挫衄，則搖動全軍。不若以逸待勞，伺其動靜而後破之。」

次日黎明，燕將先鋒薛鹿、童信領軍三千，搖旗吶喊，直逼高軍師營前；擺開陣勢，各橫手中兵器，大罵：「餘生草寇，尚敢抗拒天兵，快來獻首廣濟南諸將早已戎裝慣帶，一聲炮響，大開營門。雷一震正要出馬，其部下冷錯挺手中槍，大叫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！」高軍師亟令止之，一騎馬已飛出陣，與薛鹿相迎。奮力交戰，來往盤旋約十餘合，爭禁得薛鹿番槍神山鬼沒，轉睫間，刺中咽喉，死於馬下。霍離兒大喝一聲：「番賊不要走，我來也！」薛鹿方欲迎敵，童信躍馬大呼：「待我來斬此賊。」

薛鹿隨回到陣前，看他兩人交手。但見：

一個是金枝畫我，如玉龍舞爪躍銀河；一個是狼牙鐵塑，如玄豹噴牙騰黑霧。一個戟矛直刺咽喉，卻遇著塑影飛翻橫截住；一個塑齒正當腦蓋，偏遭著我勢憑陵全隔斷。一個武藝精強，賽過溫侯呂布；一個膂力勇猛，輸他統制秦明。

原來童信力氣極大，能開百石弓弩，矢無虛發，番將中最有名的；獨是武藝不精，上了戰場倒覺差些。使的鐵塑是件粗夯軍器，那裡敵得離兒這枝賽溫侯的畫戟？他恐怕真輸了不好看，就虛喝一聲，策馬佯敗，從刺斜裡馳去。離兒見他手段生疏，驟馬趕上。童信亟掣雕弓，輕扣金鏃，翻身一箭，喝聲：「著廣離兒猛聽弓弦響，閃軀一躲，戰馬前蹄忽打個雙躡，箭已從上過去，離兒遂趁勢倒在地下。童信只道射翻了，勒馬跑回。說時遲，那時疾，離兒見他馬到，從地上一躍而起，童信人馬皆吃一驚，畫戟早已刺人，童信措手不及，直貫腰窩，死於馬下。薛鹿大呼奔救，離兒就躍上童信戰馬來迎。雷一震一騎飛到，離兒大喝道：「好漢子

怎肯兩人並你這番狗種！」遂勒馬回陣，讓雷一震與薛鹿交鋒。大戰六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

天色已暮，兩邊各自鳴金收軍。

鄭亨下令道：「我們軍士遠來，營寨新立，賊人必來夜劫。」

遂撥兵馬四面埋伏，直至四更方息。軍士方睡未醒，濟南兵馬已在營前澳戰。鄭亨亟開營門，令諸將迎敵。有少年將軍徐海，當先出馬，大罵：「草寇死在旦夕，尚敢來闖轅門！」楚由基更不打話，縱坐下馬，投手中就，即便交鋒。徐海如何敵得？」

戰不幾合，返厲聲大喝道：「看槍！」把槍一幌，拍馬而逃。由基卻不追趕，拈弓搭箭，較正後心射去。但見兩腳翻空，馬馳人墜。燕陣上孫爰、薛鹿二將，齊出救回。由基大呼：「賊將休走！」就飛馬來戰薛鹿。約三十來合，由基見他武藝精強，要把金僕姑來了當他，即佯敗下去。薛鹿暗忖：「槍法不弱於我，如何就敗？」方勒轉馬來，由基神箭已到，正中護心鏡上，「當」的一聲，火光進散。薛鹿疾忙歸陣，向鄭亨道：「賊將勇銳，正不可小覷他。」鄭亨聽了這話，狠不耐煩，隨叫小軍：「取我大刀來！我當親自斬之。」即飛馬出到陣前搦戰。

高軍師見是主將，就呼卜克、孫剪，附耳授計：「如此如此。」二將領命。卜克先出交戰，但只招架，更不還兵，有十來回合，敗下去了；孫剪如飛出馬接戰，也裝個不能抵敵的光景，不十合，又敗回了。鄭亨正要衝過陣去，忽本營內鳴起鑼來，乃撥馬回陣，問道：「為何收兵？」薛鹿道：「小將恐元帥恃勝，衝入敵陣，遭他的暗算。」鄭亨呵呵笑道：「若如此畏首畏尾，怎能殺寇成功？」薛鹿道：「據末將看來，適才二賊就是誘敵之計。」鄭亨亦不答應，氣忿忿歸入帳中。兵士見主將不悅，各自埋鍋造飯，吃得飽了，且去安息。

薛鹿密呼牙將傳令部下道：「主帥既無良策，又拒忠言。今晚賊人必來劫寨，豈敢晏寢？人不許卸去戎裝，馬不許揭去鞍韉，整候半夜廝殺。」那些番兒們見眾軍多睡了，要他獨自嚴警，反生怨恨，又不敢不遵，只得枕戈而待。才到三更，忽聞喊殺連天，砍入營寨。前隊是步兵，雷一震、郭開山統領，用的都是火箭、火弩、火槍、火炮等器械；又用秫秸、蘆葦等物，灌滿硫黃，紮成三頭列炬，只向燕軍寢臥之處擲去。一時營中，真正如魚游沸鼎，逃生無路。薛鹿連忙綽槍上馬，向中營來救時，後隊瞿雕兒、卜克兩員大將統領馬軍齊到。薛鹿料道不能為力，招呼部下番兒輩，從暗中逃去。鄭亨驚醒得來，手足無措，綽刀在手，望後營突煙而走。卻有孫剪正等個著，劈心一槍刺死，割了首級。徐海箭瘡將危，不消說得。孫爰亦死於亂軍之內。燕兵三萬，除二千番騎得脫外，餘不滿數百人逃得性命。高軍師大勝收軍。

忽報西北上又燕兵殺來，高軍師亟命瞿兒、卜克向前邀戰。

卻是自己旗號，遂勒定了軍馬。那邊來將，也只道是燕兵，先是寶鐵兒匹馬向前，一認，方知是瞿卜二將軍，就合兵一處回來。未幾，呂軍師大隊兵馬皆到，咸寧接著問道：「先生來何神也？」請看書者猜一猜，是何緣故？原來高煦心懷怨望，未曾親出。當日燕王造反，高煦隨從行間，戰功最大。燕王曾許立為世子，後乃止封齊王；其分藩地方，已為月君所齟高煦屢請，願自統兵克復；燕王偏信了訛傳之言，道是妖法利害，因此不許，只教他率兵牽制，去助他人成功。不消說是不怯氣的。而又不肯違拗父命，但只點兵二千，撥與部下偏將王斌、盛堅二員，前往屯紮，竟當作虛應故事一般。剛剛立了寨柵，早被寶鐵兒、董燾兩個猛虎逕衝營門，殺得大敗虧輸，逃回德州。並無阻礙，所以呂軍師兵馬來得這樣迅疾。當下兩軍師互相執手，大家把破敵情由細說一番。呂軍師贊道：「長兄用兵，彷彿淮陰，小弟甘拜下風。」高軍師著實謙遜了幾句。孫剪方把鄭亨首級獻上，呂軍師道：「可懸之營門外，以辱燕師。」且屯駐軍馬，遣馬靈前往打探，然後進齟卻說薛鹿領了番兒部落，奔逃出營，在黑影裡一口氣走有五十餘里，幸得後無追兵，方敢歇下。令番兒們於各村堡擄些牛羊雞豚之類，並宰疲馬十來疋，架起火來，略熏一熏，大家吃了些。正要起身，見有五六百逃命的敗兵，倉皇奔來，就招呼在一處，逕投李景隆大寨。將鄭亨不聽良言，以致喪沒，並自己番部全師而返的話，備訴一遍。景隆問：「鄭亨安在？」有逃兵答應：「已被殺死。」李景隆大喜，隨令書記修表具奏：

鄭亨剛愎自用，全軍盡覆，不唯喪身，而且辱國；並寇勢方張情由；又附薦薛鹿忠勇可任，乞加升獎，以勵軍心。

星夜遣人飛奏燕京。

燕王覽表大駭。遂加封李景隆為齊國公、征討濟南大元帥，賜黃旗、白鉞並千里馬、上方劍，專誅閭外；封薛鹿為左將軍，世襲都指揮使，賜金盔、銀甲、調弓、宛馬；封奎真為通玄敷教、輔國大真人、護軍仙師，賜宮錦八卦仙衣。鑲金如意、玉柄麈尾各一。又命驍騎平燕兒、指揮滕黑六、內監朱狗兒三員上將，各統馬步精兵三千，前赴李景隆軍前助戰。勝負如何？

已焉哉，一將爭先，早見首級懸於敵寨；何謂乎，三軍縮後，卻憑幻鬼因此雄城。下回演出。